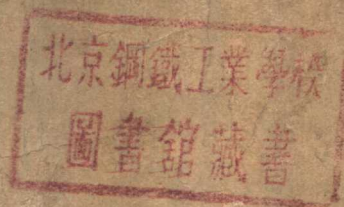


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4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8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9·152 字数23,000 开本950×1168 1/32 印张14 3/16 插页2

196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3,000 册

定价 (7) 1.70元



程砚秋



速 写

向程硯秋同志學習！

田 漢

硯秋同志離開我們又四個多月了。日子過得很快，但我們追慕硯秋同志的感情也與日俱深。

郭老曾經十分贊賞硯秋同志年輕時的名句：“人壽比花多幾日，輸它猶有賣花聲。”那是說我們應該爭取更多更好地為人民的福祉做出貢獻，否則我們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比花還不如。易開易謝的紅杏還能被深巷人家買去，瓶里供養，增添無限生活興趣，勝似那虛生一世對人民無所裨益的白頭老人。硯秋同志謝世的時候還在五十四歲的壯年，我悼他的詩曾說：

“人壽何如花壽多？精神事業總難磨”。

的確硯秋同志雖則享年不永，而留下的精神事業却是不朽的，是勝過那些易開易落的花朶的。什麼精神事業使硯秋同志不朽和不可磨滅呢？那就是他始終關心人民的運命，關心人民的安危苦樂，而有意識地把他的藝術為痛苦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

硯秋同志的人與藝術之有這個特點不是偶然的。在舊社會，學戲的幾乎全是貧寒子弟，硯秋同志也不例外。由於他

家里十分寒苦，所以从小就学上戏。而中国过去的戏曲演員，尽管你受着广大人民的欢迎，你却不能不时常忍受軍閥、官僚、豪紳、地主、流氓、恶霸等势力的侮辱和迫害，这也就使有觉悟的戏曲演員們跟被压迫人民同呼吸、共运命。硯秋同志曾經演出并写出許多表現人民痛苦和愿望的戏。当时中国人民最感痛苦的是封建軍閥們为爭夺地盘而引起的連年的混战，为着这一小撮人的安富尊荣，不惜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燒毀人家的廬舍，踐踏人家的庄稼，人民是痛恨这种不义的战争，而愿意消灭这种战争讓他們过太平日子的。硯秋同志就一再把人民这种愿望表現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在他的《春閨夢》，也表現在他的代表作《荒山泪》，“我不如拚一死向天乞請，愿国家从此后永久和平。”（这是早期的剧詞）这是这位人民戏剧家多么摯切的呼吁啊！

当然在他演出这个戏的时候，軍閥們，包括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接受他的呼吁而停止不义战争，相反地他們把“爭城爭地，殘民以逞”当作跟他們分不开的丑恶的职业。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党所领导的政权，“永久和平”才能实现。中国的軍閥混战又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他們的后面全有着狰狞的牽綫人，后来他們还不滿足于幕后活动，而要直接出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更給了中国人民无边的痛苦，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所受的压迫和侮辱更是說不完，道不尽。硯秋同志不止是目击心伤，他还曾被迫和敌人的特务正面格斗过。他唾弃那些甘心为敌人歌舞的无耻的艺人，他洗淨粉墨，拿起鋤头，在京西青龙桥，过农民生活达数年之久。这跟梅兰芳先生在

这同一时期蓄鬚八年拒絕演出；周信芳先生与吳四保等斗争，耻为敌伪歌舞；袁雪芬同志坚貞自守在与敌人斗争中发展越剧，是互相輝映的艺坛盛事。

中国艺人和广大人民的苦难的日子，由于党彻底、干净、全部从中国大陆歼灭了蔣匪軍，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逐步有效地结束了。中国的“永久和平”和全世界人民的“永久和平”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只有党才能把他寤寐以求的理想見諸事实。由于深刻認清了这一点，硯秋同志终于找到了党，参加了党，成为党寄予很大期待的戏剧战士。

硯秋同志接近人民，接近党的必然性还可以从他早年的言論和創作找到根据。中国妇女几千年来是一直受着双重压迫的，在难堪的压迫和苦难下，也锻炼出了中国妇女反抗强暴、坚貞不屈的美丽性格，硯秋同志也通过作为青衣演員的优秀表演和抑郁婉轉的唱腔塑造了这样的性格。《春閨夢》里的張氏，《荒山泪》里的張慧珠之外，象《鴛鴦塚》里的王五姐，《碧玉簪》里的張玉貞，《青霜劍》里的申雪貞无不是写的这种美丽的性格，她們善良正直，舍己为人，常常在忍受重重不幸之后，终于取得最終胜利。硯秋同志正是通过他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恶势力进行不懈的战斗，坚信和歌頌她們的胜利！

早在1931年12月25日硯秋同志是这样来談他怎样演《青霜劍》里的申雪貞的。他說：

我演一个戏，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戏的意义，第二要明白

观众对这个戏的感情。比方說：我演《青霜劍》，在未演之前，先要懂得申雪貞如何受方世一的压迫和摧殘，要懂得她如何要刺杀仇人，要懂得申雪貞是如何悲惨，如何痛苦，如何壮烈。我要把申雪貞的人格、个性整个地懂得了，这才能登台表演，才能在台上把申雪貞忠实地表现出来。……

要能够彻底了解申雪貞的人格，知道她是受土豪劣紳的迫害太甚，才以魚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土豪劣紳的，这时候我就懂得这个戏的意义了，上台去才不会失败。

既演过之后，就要細心去考察观众对这个戏的感情。大家都觉得这个戏不錯，因此都生起了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情緒，我們就再接再励地演下去，如果有少数人觉得方世一死得太冤，觉得申雪貞手段太毒，他們的立場是与方世一同样，便可以不理，仍然是再接再励地演下去。等到社会进化到另一阶段，已經沒有土豪劣紳可反对了，这个戏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我們就把这个戏束之高閣，不再演了。（見1932年1月《剧学月刊》創刊号17—18頁，程硯秋の《我的戏剧觀》。）

从这里可以看出硯秋同志創造脚色的基本态度：他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他的艺术創作不是孤芳自賞，而有其明确的坚定的社会目的。他創造申雪貞这样一个备受土豪劣紳迫害的妇女，描写她以“魚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土豪劣紳，目的是让观众都生起“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情緒”。因此硯秋同志不只要要求演員充分掌握他所演出的人物性格和演出的最高任务，还要求我們細致地从观众的反应来檢驗演出的具体效果，据此来决定演出者的态度。那是說：倘使戏的效果是正面的、积极的，就再接再励地演下去；倘使效果是反面的，沒有达到預期的效果，也应该再演下去，而让戏的思想更明

确，艺术更高明，直到它收到预期效果。倘使社会进步到另一阶段，失去原来的革命对象，没有土豪劣绅可反了，这时戏就可以束之高阁了。这就可以知道硯秋同志的戏剧观基本上是唯物的，革命的。这种观点出现在二十七年前是十分宝贵的。我们今天也还是应该拿这两条来要求演员和作者，来端正创作态度，来检验我们创作活动的社会效果，来不断改进我们的戏剧工作。我们要补正的只是最后一点：有战斗意义的好戏，尽管社会进步到另一阶段也还可以演出，如象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但还演普希金、奥斯特罗夫斯基等的反封建的戏；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土豪劣绅已经被打倒了，封建主义的根被鏟除了，但《打渔杀家》以及《青霜剑》一类的戏对于了解前一阶段的斗争和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还是有意义的，因此还可以、而且应该演下去，不必把它“束之高阁”。

硯秋同志在前述的讲话中通过他在实践中的体会吐露了他对于戏剧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一切戏剧都要求它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绝不是把来开心取乐的，绝不是玩艺儿”。过去一般中国演员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庸俗的看法，仿佛自己的艺术就在把观众伺候好了，逗乐了，从这里自己也获得生活的手段，解决穿衣吃饭养家活口的问题。有这样看法的人至今也还不在少数，甚至年轻的一辈中也有感染这种毒素的。硯秋同志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

也许有人说为吃饭穿衣，难道我们除了演玩艺儿给人家开心取乐就没有吃饭穿衣的路走了吗？我们不能这样没志气，我们不能这样贱骨头，我们要和工人一样，要和农民一样，不否認集

职业吃饭穿衣，却也不忘記自己对社会所負的責任。工人农民除了靠勞力換取生活費用之外，还对社会負有生产物品的責任；我們除靠演戏換取生活費用之外，还对社会負有劝善懲惡的責任。……如果我們演的戏沒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絕不靠演玩艺儿給人家开心取乐来吃饭穿衣！（見《我的戏剧觀》）

早在二十七年前，硯秋同志就这样正确地勇敢地跟許多錯誤庸俗的戏剧觀做斗争，坚持戏剧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改善人生，为提高人类生活目标，为“劝善懲惡”服务的方向，而且号召戏剧工作者向工人农民学习，指出了社会职业与对社会崇高職責的結合，認為只把演戏当作解决吃饭穿衣的职业而忘了他对社会所負的崇高職責的是“沒志气”，是“賤骨头”，劝他們另找吃饭穿衣的路，而不必演戏。这一痛切的号召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今天也还是切中时弊。最近戏剧界在紅与专問題討論上暴露了許多錯誤思想。那些至今还主張先专后紅，或宁专不紅的人，归根究底不是只把戏剧当作吃饭穿衣的职业，而忘了他們对社会应負的崇高職責么？我們主張又紅又专，不正是要求戏剧工作者不要做“沒志气”的“賤骨头”，而應該“和工人一样，农民一样，不否認靠职业吃饭穿衣，却也不忘記对社会所負的責任”么？在这个意义上硯秋同志的一生，替戏曲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真是又专又紅！

由于現在还存在一些对戏剧錯誤的看法，由于在政治和艺术、古和今的关系問題，在健全各項角色、綜合众长，吸取地方剧的优点来丰富自己，增加新血液，表現历史故事，

也表現當前偉大生產鬥爭、政治鬥爭等等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確有人對二黃戲的前途有過悲觀的論調。硯秋同志說：

現在頗有人憂慮二黃劇快要倒壞了，兄弟以為只要我們演劇的人有把握，確定了我們合理的戲劇觀，以始終不懈的精神干下去，二黃劇是會倒壞的。”（見《我的戲劇觀》）

這也就是說：只要確定戲劇為人民服務的方向，而又不斷聽取人民的反映來改進工作，二黃劇是會倒壞的，不只不會倒壞，還會獲得新的生命力。

硯秋同志二十七年前這些進步的看法，是他後來靠攏黨和參加黨的有力因素。參加黨以後硯秋同志更有條件貫徹他在戲劇藝術上的高遠理想，並在黨的領導幫助下提高這些理想，使他自己成為黨在戲劇事業建設上的有力的助手。而突然的疾病奪去他的寶貴生命，真是十分使人痛惜的事！

認真整理研究硯秋同志的創作和劇論，學習他的多年來與惡勢力鬥爭不屈的精神，和卓越精湛的艺术經驗，是彌補這一巨大損失的最好的辦法。

硯秋同志劇本集出版的時候，寫這些話追憶這位杰出的戲曲戰士，並幫助讀者理解他的作品的主要精神。

1958年7月20夜·于北京

目 次

向程硯秋同志學習！	1
紅拂傳	1
三 击 掌	39
鴛鴦塚	51
青 霜 劍	93
寶 娥 冤	131
碧 玉 簪	165
梅 妃	213
硃 痕 記	249
荒 山 泪	303
春 閨 夢	343
亡 蜀 鑒	373
鎖 麟 囊	387
編 后 記	439

紅 拂 傳

前 記

《紅拂傳》一名《風塵三俠》，取材于唐人杜光庭的《虬髯客傳》。劇本敘述隋煬帝楊廣出游揚州，留越公楊素留守。三原布衣李靖有天下之志，往見楊素，相府歌姬張凌華（紅拂），窺見李英俊，十分心折，乘夜盜了楊素令箭，喬裝投奔李靖，兩人結為夫婦，一同遠走。路上遇見虬髯客張仲堅，彼此相投訂交。虬髯亦有志平定中原，但知太原李世民雄才大略，於是約定一同訪謁，再定行止。見了李世民之後，虬髯客自嘆不及，李靖則決心輔佐李氏，虬髯乃將家資贈與李靖夫妻，飄然而去。

這個劇本出自羅癭公先生的手筆。程硯秋同志早年曾演出。

第一場

李靖帶劍上。

李 靖 (引)書劍天涯，對江山，負我奇才。(詩)

投筆人爭羨虎頭，漫夸談笑覓封侯；

丈夫更有凌云志，鍾鼎勛名未足酬。

卑人李靖，字葯師，京兆三原人也。先父官拜趙郡太守，母舅韓擒虎，官居上柱國之職。卑人本出將門，深通兵法；只因素有大志，不肯俯仰求官，為此放浪江湖，蹉跎歲月。方今天下大亂，正英雄用武之時，聞得隋帝駕幸江都，越公楊素，留守西京，招納豪杰，我不免前往西京求見，看他相待如何，我便乘機觀變，以圖進取，就此渡江前去便了。(出門，行。唱西皮慢板)

看四海亂紛紛中原動蕩，

天生我奇才士立志非常；

那隋帝無道君萬民怨望，

因此上起刀兵到處稱王。

我本是大英雄才高識廣，

必須要立奇功四海名揚；

趁此時到皇都觀看景象，